

清代別集叢刊

【清】周亮工◎著

賴古堂集

範大學出版社

清代別集叢刊

賴古堂集

【清】周亮工◎編 李花蕾◎點校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賴古堂集 / (清)周亮工著; 黃曙輝編. --上海: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09

(清代別集叢刊)

ISBN 978-7-5617-7252-2

I. 賴… II. ①周… ②黃… III. 古典文學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代 IV. I214.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(2009) 第 189372 號

清代別集叢刊 賴古堂集

著 者 (清)周亮工

編 者 黃曙輝

點 校 者 李花蕾

項目編輯 龐 堅

封面題簽 吳東昆

裝幀設計 盧曉紅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 郵編 200062
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電 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
網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浙江臨安曙光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850×1168 32 開

印 張 17.75

字 數 32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
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7252-2/I • 620

定 價 4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市場部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整理弁言

目前可見的《賴古堂集》有三種：康熙十四年（一六七五）初刻版、乾隆二十一年（一七五六）懷德堂版、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祥符周氏版。其中乾隆版內封題「賴古堂詩文集」、「乾隆丙子年重鐫」、「懷德堂藏版」，道光版內封題「賴古堂全集」、「後附藏書十種」、「汝南家塾藏板」。康熙、乾隆版均為二十四卷加附錄一卷，道光版無附錄。南京圖書館所藏康熙版有魏禧、錢謙益、毛牲、周在浚、錢陸燦所作序文五篇，北京圖書館所藏同一刻本有呂留良序，無魏禧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影印本將呂留良序附印在書後。乾隆版無錢陸燦、呂留良序，道光版無錢陸燦、呂留良、毛牲序，而有周氏裔孫周鑾序。另外，康熙版周在浚序後僅署周在浚一人姓名，乾隆、道光兩版則署周在浚、周在都、周在延、周在建、周在青五人。周在浚為周亮工長子，其餘皆為周在浚弟。

周亮工文學造詣深厚，生平著作甚富，涉及金石、書畫、古詩、散文等各個領域，尤其擅長古詩。錢謙益稱其為詩「情深而文明，言近而旨遠，包涵雅故，蕩滌塵俗，卓然以古人為指歸，而不復墜入於昔人之免徑與近世之鼠穴」（《賴古堂集·錢謙益序》）。晚年，周亮工因感慨「一生為虛名誤，老期聞道，何尚留此耶」（周在浚《賴古堂集附錄·行狀》），而將所著一夕盡焚，留傳後世的多為先前已經印行的著作，或由周在浚等子嗣搜集整理後印

行的著作。

周亮工歷仕明、清兩朝，一生坎坷宦海，曾兩度深陷囹圄。在獄中，周亮工請好友黃濟叔爲其刻「又活一日」印，既辛酸無奈，又不無樂觀。門人黃虞稷稱周亮工「生平喜士如饑渴。宦轍所至，山陬海澨，有以讀書能爲文名者，必枉車騎過之。有可致者，卽爲拂席開閣，或又令進其所知，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。得一善，力抽揚之，惟恐不及。後生小子，一語近道，不惜齒牙獎借。修士隱淪，著作不顯著者，務表章之」（黃虞稷《賴古堂集附錄·行狀》）。錢陸燦稱周亮工「大要有三善：一曰篤故舊，一曰獎人才，一曰搜遺佚」（錢陸燦《賴古堂集附錄·墓誌銘》）。周亮工喜禮賢接士，喜爲人刊刻著作，曾先後爲吳嘉紀、天中四君子（張林宗、阮太沖、秦京、王王屋）、王損仲等人刻集。

周亮工博學多材，尤喜收藏，字畫、印章、書籍等均有搜羅。《賴古堂集·尺牘》有周亮工向當時著名畫家陳原舒索畫的書信，稱「慕原舒筆墨，每形之夢寐。常從玉式處見所畫一帙，欲遽奪去。佯謂玉式曰：『姑再觀。』乃已從冊中竊數幅入吾巨帙中，語玉式曰：『不知爲何氏竊也』」，接着又威脅陳原舒，說你若不肯給，我就遣精精兒、空空兒去偷，或者遣大力士金剛將你制服，使你不能痛快作畫。該書信雖然多爲戲謔之語，但是從中也透露出周亮工爲求得一件藏品而不惜百般俯就的心理。

此次所校《賴古堂集》詩文二十四卷附錄一卷，以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影印康

熙十四年初刻版爲底本。該版無道光九年版周鑾序，茲將其序附於此處，以備篇籍：

先七世祖坦然公手著《宅相》一書垂爲家誡，始刊於先司農櫟園公，再刊於先司馬澌農公，世所傳《賴古堂藏書》，此其一也。藏書凡百種，皆搜輯海內鉅公名儒之著論，可傳而未傳者，而此書實冠諸篇首，重家誡也。鑾家從來宦籍無常，藏書舊板屢經遷徙，久湮漫，今且遺落殆盡，並其書亦尠有存者。鑾竊欲續承先緒，重付開雕，每從坊市購求舊本，間有所獲，皆殘缺無完帙，故迄今尚無所藉手以成此願。近代積書家定有舊藏《賴古堂全書》者，無論種類多寡，幸慨然借惠，俾得彙而梓之，不獨前賢遺蹟有賴表章，并使我先人手澤不就湮沒，此即吉祥相中一盛德事也。我周氏子孫，其敢不德諸，謹先刻《賴古堂集》一種並詩文全集。附誌數行，布告當世，覽者鑒之。此板仍郵存家塾，願世世守之勿替云。道光己丑歲月裔孫鑾謹識於賓城官廨之翠屏山館。

李花蕾

於湖南科技學院圖書館

二〇一四年五月

賴古堂集序

櫟園周公既卒之六年，長君在浚寓書幣於友人汪楫，以授寧都魏禧。汪君再拜屬禧爲公神道之文。禧受書反幣，再拜而謂汪君曰：「嗟夫周公，禧何敢辭。公之生也，禧兄弟無葭草交，公《尺牘》選自先徵君以下，表章獎進者，三世五人焉。他日，禧與公同客吳門，心欽欽然，不敢以布衣見，既而聞公卒，竊悲悼。將歸山中，舟過上清河，持曾子止山之書以辦香人哭公，而同舟人歲且盡，不肯泊，遂悵望而去，至今猶不能釋諸懷也。嗟夫周公，禧何敢辭。禧竊見古今當代貴人傳誌之文，皆非布衣所作。往年，家伯子以疾召禧於浙江之幕，大中丞范公極謙下之，嘗屬禧爲其太傅公傳，禧逡巡以草野辭。常州太守駱公與禧交，卒，其子以誌銘請，亦辭。今是以不敢。雖然，公與禧以文章見知，竊請論定公之文，宣示天下後世，將區區報稱之心，君其爲我復周君也。」於是益發公《賴古堂集》日夜讀之，平生所未嘗見者凡十之六，不敢諱其不文，而爲之敘曰：士之能以詩文名天下，傳後世者，有三資焉，曰記覽之博也，曰見識之高也，曰歷年之久也。記覽博則貫穿經史，馳騁諸子百家，書無所不讀，言有本而出之不窮；見識高則不依傍昔人成見，不汨沒世俗之說，卓然能自成立；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，攻苦而神明出。公於三者，亦既恢然其有餘矣。

然竊嘗怪是三者不絕於世，而名天下傳後世十不得一焉，其文章之傳固時命爲之，抑自有故使之然耶？禧伏處山中幾二十年，出遊東南，交天下之士，亦幾二十年，博觀深思，乃始喟然而嘆曰：嗟乎，有以哉！有以哉！夫記覽之博，如食者之餐稻粱，啖旨饑也。方丈之珍，一食輒飽，而無氣以運之，則必積滯而生疾。故博覽之文，其不足傳者，氣不足故也。夫見識之高，必不屑於人爲類。然古今傳文有必異乎衆人之見者，有不必異乎衆人之見者。不必異而必欲求異，是猶濟深淵者，人安舟楫而吾必泅水以渡，踰崇嶺者，人履徑術而吾必緣峭壁以行也，其不溺且顛者幾希矣。故高明之文，其不足傳者，好奇而不軌於正故也。夫歷年之久何病哉？久於學問，則其後將不學不問而囂然自以爲足，故古今以詩文名家者，嗟嗟至晚歲則萎爾荒悴，盡失其故，不好學故也。而公則皆異於是。禧嘗覽公之文，博極羣書，而未嘗好徵引故實以自侈其富，筆之所至，浩浩瀚瀚，若江河之放，一曲千里而不可止，其氣也如是。每命一文，必深思力索，戛戛乎務去其陳言習見而皆衷於理義，無詭僻矯激之辭以驚世駭俗，其正也如是。公弱冠成名，年未四十，隱然負三君之望，沾濡膏澤，成一家言，以表見於世者不可勝數。仕宦既顯，且跌且振，名日益高，而服官退食，手未嘗釋卷。延見布衣之士，相與諮詢議論，聞人有一藝之長，一言之善，則必紀錄而獎譽之，不問其老穉貴賤，大都僻邑，未謀面、未通名氏之人，如禧之父子兄弟，其一也，其

老而好學問如是。嗚呼！公蒙難而人樂爲之死，公死而天下知名士俛俛乎無所依歸，豈偶然哉！其文之足傳於後世，豈顧問哉！武進陳進士椒峰嘗攜禧家集過公金陵，雪霽，束裝行，公謂陳君曰：「且爲三魏遲一日發也，吾方抄錄未竟。」椒峰卒畱一日行。嗚呼！禧兄弟之文，世或有好者，先徵君傳錄嘉言善行，未見有人舉似其一二，椒峰出故冊，則公所圈注，筆墨爛然矣。禧敘公文及此，不禁其涕泗之橫流也。丁巳嘉平寧都魏禧撰。

賴古堂集序

《賴古堂集》，故戶部侍郎周公所著。公諱亮工，字元亮，號櫟園，起家河南籍，其上世由江右徙金陵，故今爲金陵人。公中前庚辰科進士，令灘邑，治最，召入御史臺，觀察淮陽，入閩晉都察院副都御史，擢戶部侍郎，會督閩軍者前銜公手版不來，羅織公詔獄，出之外臺，歷任青州江南道，又誣染糧吏胥案，嗾罷公。公自通籍，官階至中丞侍郎，不可謂不遇矣。無如惡公者之必嗾罷公，而又不幸以死，而當世卒不能究其用也。或者曰：「彼嗾公者，其快於一去公而已。顧不謂公死也，而造物必死公，以大快去公者之意。造物者之於公，固薄矣乎？」余曰：不然。人之得年與祿位於天，其脩其短，其膺其辱，皆有盡之。物有幸有不幸焉，尋常人幸而康且壽，且躡至大官而已耳，而卒不能保其恒完而不敝，長享而無窮。及其盡也，飄風腐火而已耳。莫莫者果有意乎哉？若夫非常之人，縱之青蠅豺虎，排下而進上，又其甚者，倘佯山水，著書密娛，放飯決肉者百年，亦致足豪也，而死又繼之。莫莫者果無意乎哉？余乃今反覆於豐此嗇彼之數，而知造物之厚公者，蓋在三立之說焉。太上立德，次則功，又次則言。公所至官，活人數百萬，其自閩逮而行，閩之人炷香號哭，追送數千里，非公德之人人深耶？今之閩海山萬里，天晶日明，降旛貢舶，螺紋可數也。

曩固指邊海遠惡處以畀公，公固邃於置數萬甲兵於胸中也。公至，創以雕勦，收餘憊而往哺之，脫微公，其薄而破也幾城，其穿而入也幾隊，其激而畔也孰弭是，其收而定也孰撫是，顧不謂德功之至巨者乎？天子業知公能，方大用，而猜狃者口代劍刃，興大獄，至蔓數百人從公封篋輿，大呼公精忠無罪，羣口同，牢事乃得白。司枋者猶令鑄級行於彼，有佚罰焉。余蓋追敘閩事，以爲公德功之至巨而禍至烈者，人之惡公中於此，天之厚公決於此，而此後之升沈，吾不深論焉。何則？夫人有所惡者，必先有所忌，有所忌者，必先有所畏。公之德功，憲憲在人耳目，又天子知公能且大用，畏生忌，忌生惡，必快於一去公而已。當是時，固不暇計公之去，而其言愈昌也。幸而設窅下石之時，固不留意於篇章著作之間，不然，守尉則已燒，不然，革除則已禁。亦幸而設窅下石之人，其所甚惡而急者在彼，而所不急者在此，於是相與急公功德，因急公官，急公官，因急公之一去而不復振，而不甚急其文之著也。然何可謂莫莫者之果無意哉？公生而德功立，公死而言又立，公死而不能禁其言之不昌。有號而讀諸其側，噤不敢抵讖一字，或因而擊節，心瞿氣沮，而自悔昔之云然者有矣。又況後數十年，而凡畏忌公而惡公者，其獨能以久視息乎？皆歸於無有而已矣，而公之文炳然獨在，將與日月爭久長，凡得附名於公文者，尚亦與有榮焉，而顧謂造物者之於公不厚乎？公貴而坦然樸易，喜接士，一技之微，及其門，獎借不遺餘力。

被論家居，如觸於虛舟而遊於太空，了無著於公也，古之博大真人哉！今雪客兄弟釐其自作詩文，刻爲《賴古堂集》，他所著書別行焉。雪客謂余曰：「先公雖喜接士，然樹文壘甚堅，顧輒開一面納子，子有言以序先公，先公或不吐棄乎！」雪客命之矣，且附名於公文者尚亦與有榮焉，因抽論閩事繫公德功之巨者，而終之以立言云。虞山錢陸燦頓首書。

賴古堂詩集序

癸巳春，余遊武林，得櫟園《清漳城上》四章，讀而嘆曰：「余與櫟園別八年矣，久不見櫟園詩，不謂其筆力蒼老，感激悲壯，一至於此。」今年相遇吳門，乃盡見其《賴古堂》諸刻，情深而文明，言近而指遠，包函雅故，蕩滌塵俗，卓然以古人爲指歸，而不復墮入於昔人之免徑與近世之鼠穴，信櫟園之雄於詩也。或曰：「子之推許櫟園也，其指要可得聞乎？」余告之曰：有本。古之爲詩者有本焉。《國風》之好色，《小雅》之怨讟，《離騷》之疾痛叫呼，結轉於君臣夫婦朋友之間，而發作於身世徬側時命連蹇之會，夢而噩，病而吟，春歌而溺笑，皆是物也，故曰有本。唐之李杜，光燄萬丈，人皆知之，放而爲昌黎，達而爲樂天，麗而爲義山，譎而爲長吉，窮而爲昭諫，詭恢稟兀而爲盧仝、劉義，莫不有物焉。魁壘耿介，槎牙於肺腑，擊撞於胸臆，故其言之也不慙，而其流傳也至於歷劫而不朽。今之爲詩，本之則無，徒以詞章聲病，比量於尺幅之間，如春花之爛發，如秋水之時至，風怒霜殺，索然不見其所，有，而舉世咸以此相夸相命，豈不末哉？櫟園之爲人也，孝於親，忠於君，篤摯於朋友，巋然巨人長德也。泐水壞城，張林宗抱其詩文，與二子淪水中，櫟園兄弟行，求得少子，載以歸家，于役返里，躬送之還中牟。其守漳城也，故人門客在重圍中，相與登陴，賦詩抗詞，

同日無一人思解免者。蘊義生風，起興仗物，珪判而璋合，金春而玉應，此櫟園之所以爲詩也。而豈徒哉？櫟園近在樵川，痛詩道榛蕪，刻嚴羽《詩話》，以風示海內。滄浪之論詩，自謂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、析肉還母，而未嘗探極於有本。謂詩家玲瓏透徹之悟，獨歸盛唐，則其所矜詡爲妙悟者，亦一知半解而已。余愍世之學詩者奉滄浪爲質的，因序櫟園詩而梗槩及之，若其辨論之詳，俟他時篝燈剪燭，抵掌極論，而茲固未能悉也。年家老友虞山蒙叟錢謙益撰。

賴古堂文集序

櫟園先生以少司農出爲督糧使，使江淮間，四方之士慕之者爭願見先生，舟車輻輳，道路爲隘。予向亦願見先生，不可得，聞四方之士如此，乃益自媿，且益重。有慕於先生，謂先生何以得此於四方人，則間取先生文讀之，然未多讀也。及予避人走江介，思入見，又不即入。去而之西江，逮其既也，又以乞食將遠行。手把先生所寄書，徘徊摩挲，誠恐溘死道路，或從此漸遠，終不得見，乃始幡然見先生，且得盡讀先生所爲文。作而曰：有是哉！夫人以情相往來，思心冥冥，匪獨血氣所沁屬眇焉以通，即生植走飛虺蜉埃壙之罔所知者，蠕蠕焉動而生其誠，此無他，所感者然也。方先生之爲文也，塊然乎！其情窅乎！淵泉灑乎！若沉瀦之浮於天，然後舉古今事物興喪之故，與夫一時名類之顯然於前者，從而頌之，又從而刻覈鉅割之，必得其形也。得其形矣，必致其思也。致其思矣，必求其興之鬱於初與神之濫於末也。而於是讀之者！目開而心驚，指爪欲作而膚膜之不仁者！皆逡巡癢接而不自禁。有歎者，有深長善懷者，有歌有詈者，有起舞者，有從而泣者，如是而先生之爲情深矣！昔者先生嘗治閩矣，閩之人以情愛先生。即微獨閩也，天下之感先生情者，當先生所至，而必車與綏相隨。即又微獨其平時也，當先生或不得志於人，天下之

賦飄風之詩者，惟懼以跋扈之勞有傷赤烏，攘攘焉盼望而欲前情也。且夫子之乞食於世者，非偶然也。或投安丘，或依濼上女，或游匿於酒人，或從王成賣卜河上，天下之憐而招之者與本不知予而願得予一顧者，皆却足不往，而獨懷思，願見於未及一見之先生，何則？其情深也。夫情深者，文必明。今之爲文者，動曰師古，澗青而纈白，而情深焉，望古人而走趨於其門，能決其樊，幸矣！能窺其居乎？不能窺其居，能見其人乎？不能見其人，能得其人而與之頌內外較短長乎？蓋鑿形者遺神而忘情者寡要也。予生也賤，所交多窮巷蕭門之夫，懸瓢棲壺，日委朝露，往欲播諸文詞，使略可表見，雖言微不足重乎，然意亦耗矣。彼王公者，語寒賤則意指之所略也，先生寫按螢之枯甚於繪龍。彼夫抱甕以死終身焉，將不齒於衆者，而先生討論瑣屑，扶微摻隱，必欲極其愉快而後止。且予遭閔有年矣，其更相詒誤，族黨之餘，漸暨友朋，心非不念之，而難言也。先生敷腎腸而爲言詞，口血瀾漣，雖使塗之人聞之，亦莫不惻然泣而翕然感者，此何如情乎！夫文生於情，吾於其文之明而益知其情之深，天下未有情深而不動者也。昔者姬公居東，東人願見之，而且反慮公之將西歸，至有形之詠歌而期以我遭者，向固不信，迨今而知之。然則謂今人不如古，亦何其輕視人也！若夫情深而文明，既已得之於心，宛轉愷發，浩然而行於方幅之間，而猶謂龍門之文曾師短長，則輕視文也。西河毛牲頓首撰。

凡例

先司農束髮即好爲詩，自諸生以至歷仕，所得詩章皆勒之梨棗，有《友聲》《劄記》《閩雪》《北雪》等十餘刻。庚子春，患難中自爲刪定，授不孝浚刻之江寧，今世所傳刪定《賴古堂詩》是也。己酉宦江南，復廣《賴古》之全，盡收諸集而次第之，增以《偶遂》《恕老》近詩，合爲全藁，繕寫成書。一夕，中有所感，盡取焚之，並舊所梨棗亦付一炬，遂使數十年嘔思化爲灰燼。今幸印行之篇尚存敝篋，收合編葺，略還舊觀，仍依定本，一以諸體爲斷。

先司農古文以八家爲宗，頗自珍惜，不肯輕易著筆，間有所作，亦藏之笥中，故未嘗有尚刻。己酉哀集生平之作約三百餘首，遂成巨觀，一炬之後，等歸蕩滅。詩集尚賴印行者可以廣摻，文藁竟無副本，所幸四方傳書名人選錄及勒之碑版、題之卷冊者，海內同志多方摻輯，雖僅十之二三，然嘗鼎一臠，窺豹一斑，亦可想見。

先後詩集各有弁言，不下數十章，或指陳風雅，或敘述交誼，各極一時之妙，欲盡以入梓，則簡表浩汗，欲略載數首，又跡涉檢擇，謹錄藏笥中，以爲世寶。其全集序引出自諸公近著者，列之首簡，用光家集。

先司農所著詩古文外，說部之書不一而足，計其已刻而焚者有《書影》《閩小紀》《字觸》三